

王船山讀通鑑論

附宋論

第七

王船山達道經

卷一

七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謙 本 圖 旅 行 記

地 理 讀 本

每冊一元五角	歐羅巴洲	甲編
每冊一元二角	北美洲	乙編
.....	南美洲	丙編
.....	海洋洲	丁編
.....	亞細亞洲	戊編
.....	阿非利加洲	己編

無 錫 孫 毓 修 譯 訂

本書特色一

體例新穎○地理書每嫌枯寂
此則引人入勝不啻臥游

本書特色二

考證確實○謙氏本係親歷其
境採用他種亦非鑿空之談

本書特色三

搜羅宏富○雖據謙氏一書而
參考之書則不下數十種

本書特色四

詞筆淵雅○不僅可作地志讀
且可藉以習國文研修辭

學部
審定

簡易國文教科書

全書六冊
每冊六分

學部改定初等小學堂功課分爲三年四年五年三級本館所編最新國文十冊爲五年之用簡明國文八冊爲四年之用茲又編此書爲三年之用茲將其特色列下

一冊數雖少而國民應知之道德智識技能無不完備

一本書包含各科材料計歷史地理格致各三十餘課淺近之普通學略具於此

一書中詳列書信收條帳簿日記日報各種格式

一選用之字二千八百有奇足供應世之用

一定價低廉爲向所未有全書僅售三角餘每冊僅售六分期便貧寒而利普及
學部評云詞旨淺近指事象形揆諸兒童心理尙易領悟圖畫頗具神趣文義由淺而深章句由短而長於漸進之程度尙屬相符應准作爲初等小學簡易科教科書

讀通鑑論卷十三

用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譏

德宗

驟爲震世之行者。其善必不終。震世之善。驟爲之而不疑。非其心之能然。聞人之言善者。亟信之也。聞人之言善而信以爲必行。則使聞人之言不善者。抑不審之於心而亟從之。聞人不善之言而信。則人之言善者。無不可疑也。交相疑信。而善者恆不敵不善者之巧給。奚望其善之能有終耶。且夫事之利病。豈其有常人之賢不肖。豈易以一概論哉。胥一善而或爲之而效。或爲之而不效。義難精也。亟於信者。期其必效矣。期之太過。不遂其望。而或至於隳功。遂以疑善之不足爲也。胥爲君子。而或不爽其名。或大爽於其名。志難知也。亟於信者。期君子之必善矣。期之太過。不慰其所求。而或至於敗行。遂以疑君子之不可用也。若此者。欲其善之終也。必不可得矣。夫明主之從善而進賢。寬之以取效之塗。而忽其一時之利鈍。諒小人之必不仁。而知君子之有不仁者。但黜其人而不累於其類。然後其決於善也。以從容而收效。決於用賢也。以闊略而得人。無他。審之於心。百折迂回。詳察乎理之必有。與事之或然。而持其志以永貞。非從人聞善。而遽希驟獲之功也。唐德宗之初政。舉天寶以來之亂政。疾改於旬月之中。斥遠宦寺。閑制武人。慎簡賢才。以在位。其爲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袞之私。速奪其相位。以授所斥。

責之崔祐甫。因以震動中外。藩鎮有聰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國之譽。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姦臣聽讒賊。而海內鼎沸。幾亡其國。人徒知其初吉終亂之善。而不長。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有之。道聽而襲取之。迨乎物情之變。固不可知。期效迫而不副其所期。則懲往而急於改圖。必然之勢也。罷轉運鹽鐵使而省職廢。命黜陟使巡天下而洪經綸。激田悅之軍。使之痛哭。任文臣以分治。而薛邕以文雅舊臣。盜隱官物巨萬。張涉以舊學師友。坐臧放黜。所欲行者齟齬。所相信者二三猶豫。於善敗臧否之無據。姦佞起而榮之。無感乎窮年猜忌。內蠱而外離也。響令德宗於踐阼之始。曲體事幾之得失。而權其利害之重輕。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別其名實之同異。析理於心。窮心於理。鄭重研精。不務皎皎之美名。以需效於歲月。則一事之失。不以沮衆事一人之過。不以疑衆人。其失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無不可信也。堯不以共驩而防舜禹。周公不以管蔡而廢親親。三折肱爲良醫。惟身喻之而已。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此哉。故於德宗之初政。可以決其不克有終也。

法爲賢者設乎。誠賢矣。雖不授之以法而可矣。故先王之制法。所以沮不肖者之姦私。而賢者亦循之以寡過。唐卽於牧守之外。置諸道諸使。使自擇任寮吏。於是其未亂也。人樹黨以營私。其亂也。聚徒以抗命。沈既濟上選舉議。猶欲令州府辟用僚佐。而不任宰相吏部兵部之銓除。且曰。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辟吏之法。何其

不恤當時之大害。至此極也。自天寶兵興以後。迄於宋初。天下浮薄之士。置身私門。背公死黨。以逆命謀篡割據。分爭者誰邪。既濟以爲善政。而論者獎之爲三代之遺法。甚矣。其貽禍之無窮矣。夫環天下之賢不肖。待銓除於吏部。不足以辨不齊之材品。此誠有未允者。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操黜陟之權於一人者。天子憲天以立極。猶萬彙之榮枯。統於真宰也。分進退之衡。使宰相部臣司其進。牧守使臣糾其退者。各有所司。而不相侵。猶春夏之司生。秋冬之司殺。互成歲功也。牧守既臨下以考功罪矣。又使兼爵人祿人之權焉。則誣主行私。政散人流而不可止。唐之以判官副將聽諸使之自擇。其威福下移之害。既可睹矣。激安祿山以反者。幽燕部曲也。黨劉展以反者。江淮親舊也。勸李寶臣以抗命者。王武俊也。導李惟岳以自立者。畢華也。說朱滔以首亂者。王侑也。奉四叛以稱王者。李子干也。自非端士。必懷祿以爲恩。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違問忠孝哉。故自田承嗣薛嵩李正己李希烈以洎乎李克用朱溫王建楊行密。皆有盡心推戴之士。以相煽而起。朝廷孤立。無與爲謀。唐之亡於人之散明矣。抑令天下無釁。牧守無妄動之心。而互相輔倚。以貪縱虐民。蕩佚法制。亦孰與禁之。而國民之交病。不可詰矣。既濟倡爲邪說。以破一王之法。制意者其爲藩鎮之內援。以禁天子不得有一士之用乎。不然。何大綱已失。必取其細目而裂之也。其曰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不軌之情。已不可揜矣。

不欲以其死累天下者。君子之義也。不忍於送死之大事。而不以天下故儉其親者。人子之心也。兩者並行而各盡。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豈必惟父命之是從哉。況乎有固吝之心。而託之遺命以自飾也。秦殫天下之力。以役驪山。窮奢戕民。洵無道矣。乃欲之者。嬴政之自縱其惡。非胡亥之矯父命。以崇侈虐民也。且秦之毒民而以自亡。豈但驪山之役哉。檀弓出於漢儒之雜記。有非聖人之言者矣。其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見之也。封樹云乎哉。夫人不媿於天。不怨於人。死天下知其死。葬天下知其葬。懷其恩者。過墓而歔歔。聞其風者。望阡而愴想。即其不然。亦相忘於林鬱之下。何所抱恨。何所含羞。而託鼠穴以深匿。欲人之弗知之邪。如其負大惡。施大怨。死而人且甘心焉。則不封不樹。哀然平土。而操斲以楮之。猶易易也。故以知檀弓之言。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士庶人有財而得。爲皆可致。而無弗致也。況四海兆民之元后。父終母亡。終古止此一事。而爲天下吝乎。喪禮之見於士喪者。且如彼。其慎以周矣。遺車抗木。茵襲明器。空中人之產。士貧且賤。猶且必供。以此推而上之。至於天子率萬國以送其親。而迪民以歸厚。不可過也。而矧可不及邪。遺命雖嚴。在先君以自章其儉德。惟不腴削斯民。致之死亡而已。善承先志矣。若挾此爲辭。吝財力以違可致之心。薄道取法於墨者。充塞仁義。其視委壑而聽狐蠅之囁食也。無幾。非不仁者。孰忍此哉。唐德宗葬代宗於元陵。詔從優厚。而令狐恒曰。遺詔務從儉薄。不當失顧命之意。不仁哉。

其言之乎。爲人子者。當親存之日。無言不順。無志不養。沒而無遺訓之不奉。姑置此言焉可也。他不具遵。而惟薄葬之言爲必從。將誰欺也。邪說誣民。若此類者。殆仁人之所必誅勿赦者與。

政莫善於簡。簡則易從。抑惟上不憚其詳。而後下可簡也。始之立法者。悉取上下相需。大小常變之條緒而詳之。乃以定爲畫一。而示民以簡。則允易從矣。若其後法敝。而上令無恆。民以大困。乃苟且以救一時之弊。舍其本而卽其末流之弊政。約略而簡之。苟且之政。上與民亦暫便之矣。上利其取給之能捷。下利其期會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胥豪民之假借。民雖殫力以應。而亦幸免紛擾。於是天下翕然奉之。而勅法者遂自謂立法之善。又惡知後之汎濫而愈趨於苛刻哉。蓋後世賦役虐民之禍。楊炎兩稅實爲之作俑矣。夫炎亦思唐初租庸調之成法。亦豈繁苛以困民於旬輸月送乎。自天寶喪亂以後。兵興不已。地割民凋。乃取僅存之田土戶口。於租庸調之外。橫加賦斂。因事取辦而無恆。乃至升斗錙銖。皆洒派於民。而暴吏乘之以科斂。實皆國計軍需。在租庸調立法之初。已詳計而無不可給者也。舉天下之田畝戶口。以應軍國之用。而積餘者尙不可以數計。量其入以爲出。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因出以求入。吏之姦民之困。遂浸淫而無所止。然一時喪亂之權計。有司亦乘時以破法。而不敢以爲一定之規。民雖勞且引領以望事之漸平。而輸正供者。猶止於其數也。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

入於法之中。於是而權以應迫者。皆以爲經。當其時。更不能日進猾胥豪民而蹤指之。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戶樸民而苛責之。膏血耗而夢寢粗安。故民亦甚便也。非時非法之箕斂。併於上而操全數以待用。官亦甚利也。乃業已爲定制矣。則兵息事已。國用已清。而已成之規。不可復改。人但知兩稅之爲正供。而不復知租庸調之中。自餘經費。而此爲法外之征矣。既有盈餘。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汙吏之貪。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他日者變故興。國用迫。則又曰。此兩稅者正供也。非以應非常之需者也。而橫征又起矣。以此思之。則又何如因事加科。旬輸月送之無恆。上猶曰。此一時不獲已之圖。不可久者也。民猶知租庸調之爲正供。而外之苛征。事已用饒。可以疾苦上聞。邀求蠲貸者也。惟據亂法以爲法。則其亂不已。嗚呼。苟且以圖一時之便利。則其禍生民亦至此哉。兩稅之法。行之數百年。至宋而於庸外加役焉。役既重。派於民。而作輟猶無定也。至成化中。而朱都御史英者。又爲一條鞭之法。於夏秋稅糧之外。取濫派之雜徭。編於正供。箕斂益精。而漏卮愈潰。迨乎兵興用棘。則就條鞭之中。裁減以輸京邊。而地方之經費不給。又取之民。而莫能禁制。英且以法簡易從。居德於天下。夫孰知其爲楊炎之續。以貽害於無窮乎。夫立法之簡者。惟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與國計之必畜。早有以會其總於上。而瓜分縷別。舉有司之所待用者。統受於司農。以天下之富。自足以給天下之需。而不使羣司分索於郡縣。則簡之道得矣。政已敝。民已疲。乃取非常之法。不恤

其本而橫互以立制。其定也乃以亂也。其簡也乃以繁也。民咸死於苟且便利之一心。奚取於簡哉。楊炎以病民而利國。朱英以利民而害民。後之效之者。則以戕民蠹國而自專其利。簡其可易言乎。炎不足誅。君子甚爲英惜焉。

言治道者諱言財利。斥劉晏爲小人。晏之不得爲君子也自有在。以理財而斥之。則倨驕浮薄之言。非君子之正論也。夫所惡於聚財者。以其殃民也。使國無恆畜而事起倉卒。危亡待命。不能坐受其斃。抑必橫取無藝。以迫民於死。其殃民又孰甚焉。故所惡於聚財之臣者。惟其殃民也。如不殃民而能應變以濟國用。民無橫取無藝之苦。詎非爲功於天下哉。晏之理財於兵興之日。非宇文融王鉷元載之額外苛求。以困農也。察諸道之豐凶。豐則貴糴。凶則賤糴。使自有餘息以供國。而又以蠲免救助濟民之餒瘠。其所取盈者。姦商豪民之居贏。與墨吏之妄濫而已。仁民也。非以殃民也。權鹽之利。得之姦商。非得之食鹽之民也。漕運之羨。得之徒勞之費。非得之輪輓之民也。上不在官。下不在民。晏乃居中而使租庸不加。軍食以足。晏死兩年。而括富商增稅錢減陌錢稅閒架重剝餘民之政興。晏爲小人。則彼且爲君子乎。抑考當日戶口虛盈之數。而晏體國安民之心。不可沒矣。兵興以來。戶不過二百萬。晏任財賦之季年。增戶百萬。非晏所統者不增。夫豈晏有術以餌之。使鄰民以歸己邪。戶口之耗。非果盡死亡也。貪汙之吏。舉百費而一責之農民。猾胥持權以私利爲登耗。民不任其誅求。賄吏而自詭於逃亡死。

絕。猾胥鬻天子之民。以充囊橐。偷祿之守令。亦以戶少易徵。免於催科不足之罰。而善匿者。長子孫據阡陌。徵徭不及。以爲法外之民。其著籍而重受荼毒。皆窮鄉愿樸者爾。戶日耗。賦必日增。僅存之土著。日斃於杖箠囚繫之下。此其所以增者百一。而減者十。三也。晏惟通有無。收鹽利。清輓兌。以給軍用。而常賦有經。以不濫。且所任以理租庸者。一皆官箴在念之文士。而吏不得以持權。則彼民也。既優游於奉公之不擾。自不樂受猾胥之脅索。抑安居晏寢。無漏逃受戮之隱憂。有田而租。有口而庸調。何憚而不爲版籍之良民。以康乃身心邪。然則非晏所統。而戶不增者。非不增也。增於吏而不增於國也。晏得其樂於附籍之本情。以杜姦胥之詭。使樂輸者無中侵之傷。故民心得而戶口實。仁人君子所以體民而生聚者。亦此而已。豈乞靈於造物。而使無天札。遙呼於胡越。而使受戎索哉。然則晏之於財賦。君子之用心也。不可以他行之瑕責之也。無利於國。無補於民。聽姦人之挾持。爲立法禁。以驅役天下而桎梏之。是謂裨政。能知此者。可與定國家之大計矣。劉晏庀軍國之用。未嘗有搜求苛斂於民。而以權鹽爲主。鹽之爲利。其來舊矣。而法愈繁。則財愈絀。民愈苦於淡食。私販者遂爲亂階。無他。聽姦商之邪說。以擅利於己。而衆害叢集矣。官權之不能官賣之也。官賣之而有抑配有比。較有增價有解耗。殃民已亟。則私販雖死而不懲。必也官於出鹽之鄉。收積以鬻於商。而商之姦不讎矣。統此食鹽之地。統此歲辦之鹽。期於官無留鹽。商無守支。民無缺乏。

踊貴而止耳。官總而計之。自竈丁牢盆薪芻糧值之外。計所得者若干。足以裕國用而止耳。一入商人之舟車。其之東之西。或貴或賤。可勿問也。而姦商乃脅官以限地界。地界限則姦商可以惟意低昂。居盈待乏。而過索於民。民苦其貴。而破界以市於他境。官抑受商之餌。爲之禁制。徽纒日累於廷。掠奪日喧於野。民乃激而走挺。於是結旅操兵。相抗相殺。而盜賊以起。元末泰州之禍。亦孔烈矣。若此者。於國無錙銖之利。君與有司受姦商之羈象。以毒民而激之亂。制法之愚。莫甚於此。而相沿不革。何也。朝廷欲鹽之速讎。不得其術。而墨吏貪姦商之賄。爲施網罟以恣其射利之壟斷。民窮國亂。皆所弗恤也。晏知之矣。省官以省掣。查支放之煩。則商既不病。一委之商。而任其所往。商亦未嘗無利也。相所缺而趨之。捷者獲焉。鈍者目咎其拙。莫能怨也。而私販之刑不設。爭盜抑無緣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挾之以增價。而彼已主父。惟恐其讎之不先。則踊貴之害亦除。守此以行。雖白王不能易也。晏決策行之。而後世猶限地界以徇姦商。不亦愚乎。持其大綱。疏其節目。爲政之上術也。統此一王之天下。官有煮海之饒。民獲流通之利。片言而決耳。善持大計者。豈有不測之術哉。得其要而姦不能欺。千載莫察焉。亦可歎已。

德宗不許李惟岳之嗣位而亂起。延及數年。身幾危。國幾亡。天下鼎沸。是豈可謂德宗之宜聽其嗣。使假我之爵位。據我之土地甲兵。以抗我哉。而不許之。則又兵連禍結而

不解。論者至此而議已窮。謂不先其本而急圖其末。是已。顧處此迫不及待之勢。許不許兩言而判。徒追咎於既往而無以應倉卒。是亦塵羹土飯之言耳。粵自田承嗣等勢窮而降。罪可誅。功無可錄。授以土地甲兵者。僕固懷恩。姦矯上命而擅予之也。起家無賴之健兒。爲賊已蹙。偷竊土壤。乃欲效古諸侯之世及。延其福祚。其愚而狂。以自取滅亡也。本可折箠以收之者也。寶臣先死。惟岳首爲難端。闇弱無能。而張孝忠王武俊又與離心。而伏戈相擬。則首抑之以懲李正己。田悅。梁崇義於未發也。誠不可不決之一旦者矣。不許而四凶表裏以佐亂。癰之必潰。養之奚可哉。曾未逾年。而田悅大岷。李納勢蹙。惟岳之首。懸於北關。天下亦且定矣。悅與納株守一軍。無難坐待其斃。然則惟岳之叛。不足以爲唐社稷病。而德宗之不許。事雖勞而固有功矣。天下復亂。固非不許惟岳之所致也。謂殺劉晏而羣叛懷疑以競起者。非也。晏自不當殺耳。不殺晏而河北能戢志以聽命乎。誰其信之。不殺來瑱而僕固懷恩固反。不殺劉晏而河北固叛。賊指爲名。以激衆怨耳。實則了不相及之勢也。抑欲天子不敢殺一人。以媚天下而取容乎。惟岳既誅。成德已平。而處置朱滔王武俊者。非方以致亂。則誠過已。雖然。滔武俊之志。猶之乎承嗣寶臣也。平一賊而進一賊。又豈易言哉。嗚呼。蓋至是而所以處此者誠難。論者設身處此。又將何以處之與。且德宗之初政。猶勵精以求治。盧杞初升。其姦未逞。固本治內。卽不逮漢光武。唐太宗之威德。亦可無咎於天下。以此言之。癰久必潰。河壅必

決代宗以來。養成大患。授之德宗。誠有無可如何者。固非天數之必然。亦人事漸漬之
下游。成乎難挽。豈一事之失宜所猝致哉。乃若德宗之不能定亂而反益亂者。則有在
焉。當時所冒昧狂逞以思亂者。數人耳。又皆執衿子弟。與夫偏裨小將。無能爲者也。若
環海內外。戴九葉天子以不忘。且英明之譽。早播於遠近。賊之宗黨。如田庭玠。邵真。谷
從政。李洧。田昂。劉忬。下至幽燕數萬之衆。無欲叛者。德宗誠知天下之不足深憂。則羣
逆之黨。固可靜待其消。而德宗不能也。周視天下。自朝廷以至於四方。無一非可疑者。
樹欲靜而撼之。波欲澄而扣之。疥癬在四末。而鍼石施於膏肓。可談笑以收功。必震驚
以召侮。愈疑愈起。愈起愈疑。乃至空腹心之衛。以爭勝於東方。憂已深。慮已亟。禍愈速
而敗愈烈。梁州之奔。斯致之有繇。而非无妄之災矣。蓋河北之勢。不能不亂者。代宗積
壞之下游也。而於德宗。則爲偶起之波濤。事窮而變。變則有通之幾焉。田承嗣。李寶臣。
李正己。朱希彩之毒。大潰而且竭矣。其潰也正其所以痊也。嗚呼。能知苟安之必爲後
患。禍發之可待消亡。守順逆之經。居高乘權。因窮變通久之時。無震動難悚之惑。而後
天下靜於一人之心。一發不效。惴惴焉迫爲改圖。載鬼一車。而弧張不說。庸人之識量。
所爲自貽伊惑者。惟此而已矣。

劉盆子請降。光武曰。待以不死耳。大哉言乎。理正而法明。量宏而志定。無苟且求安之
情。則威信伸而亂賊之膽已戢。天下之甯也必矣。詩云。我徂惟求定。定者非一旦之定。

也。志惟求定。未定而不以爲憂。將定而不以爲喜。所以求之者。持之心者。定也。史朝義窮蹙東走。官軍追敗之於衛州。而薛嵩李寶臣降。再敗於莫州。而窮蹙無歸。田承嗣降。獨與數百騎北奔塞外。而李懷僊殺之以降。馬燧李抱真李晟大敗田悅於臨洛。梁崇義俘斬於襄陽。李惟岳援孤將潰。而張孝忠降。馬燧等大破田悅於洹水。朱滔張孝忠攻拔東鹿。惟岳燒營以遁。而王武俊殺惟岳以降。凡此皆梟雄狡獪。爲賊爪牙。以成其亂者。火燬水平。則賣主以圖僥倖。使卽不降。而欲燼之灰。欲澄之浪。終不足以復興。且其反面無親。旦君夕虜。憎焉絕。其不忍之心者。尤爲亂人。非一挫可消其狂獪。以視赤眉盆子。其惡尤甚。而旣俯首待命。則制之也尤便。待以不死。而薄給以散秩微祿。置之四裔。則禍於此而訖矣。官軍將士血戰以摧彊寇。功未及錄。而窮乃投懷之鷲獸。寵以節鉞。授以土疆。義士心灰。狂徒得志。無惑乎效忠者鮮。而犯順者日滋也。語有之曰。受降難於受敵。而非此之謂也。兩國相距。勢埒力均。乍然投分。誠僞難知。則信難矣。以天下之全力。奉天子之威。討逆臣而蹙之死地。得生爲幸。雖僞何爲。操生死榮辱之權於吾腕掌。夫何難哉。夫光武初定雒陽。寇盜林立。統孤軍以遏歸寇之衝。則誠難耳。而一言折盆子之覬覦。易且如彼。況朝義惟岳。焚林之浮燄已滅。天下更無餘燭乎。惡已滔天。而戮其身。固非不仁也。且使以不死待之。而劉盆子終老於漢。固可貸其生命。則其爲恩也亦厚矣。非若白起項羽坑殺之慘也。乃唐之君臣。迫於亂之苟定。一聞互解。驚

喜失措。納蠶蠶於懷中。其愚也。足以亡國不亡者。幸爾朱溫叛。黃巢以歸而終。篡唐郭藥師叛契丹以來。而終滅宋代德之世。唐猶彊盛。是以得免於亡。然其浸以亂而終亡於降賊。於此始之矣。寵薛嵩等以分土者。僕固懷恩之姦也。君與大臣聽之者。其儻也。孝忠武俊。則德宗自假之威。而又猜忌。以裁抑之。馬燧等不能與賊爭功。尙何能奪其寵命哉。

君闇相佞。天下有亂人而無姦雄。則亂必起。民受其毒。而國固可不亡。君闇相姦。有姦雄以芟夷亂人。而後國之亡也。不可復支。漢唐之亡。皆姦相移政。而姦雄假名義以中立。伺天下之亂。不輕動而持其後。是以其亡決矣。田悅李納李惟岳朱滔皆狂騷。躁妄自取誅夷者也。雖相煽以起。其能如唐何邪。又况李希烈朱泚之狂愚已甚者乎。希烈之鎮淮甯。獵得旌節。非能如河北之久從安史。參養梟雄。修城繕備之已夙。梁崇義脆弱無難平者。幸而有功。固不足以予雄。淮甯處四戰之地。東有曹王臯。西有哥舒曜。北有馬燧李抱真張孝忠李懷光雲屯之旅。希烈懾無所畏。據彈丸之地。橫觀其中。而稱帝。擬之袁術。而又非其時也。朱泚兵權已解。與朱滔縣絕一方。旁無可恃之黨。乘無主之亂兵。一旦而遽登天位。保長安片土。爲燕雀之堂。以視桓元百不及一也。此二豎者。白晝而攫市金。直不足以當姦雄之一笑。自非李元平源休張光晟輩之惑不畏死。誰則從之。盧杞邪矣。而挾偏私以自怙。然未嘗如鄒慮崔胤之與賊交謀也。以此言之。德